



【文化杂谈】

燃烧的蜡烛

□肖复兴

最近一直闭门在家，看书成为打发现在的时间、期冀以后日子的最好法子。断断续续，一直在读《布罗茨基谈话录》和以赛亚·伯林的《个人印象》。两本书中都有关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篇章，对这位“俄罗斯的月亮”，两人都充满感情深厚的回忆。

其中布罗茨基回忆起这样一件事：1965年2月15日，阿赫玛托娃曾经寄给他两支蜡烛。那时候，布罗茨基25岁，阿赫玛托娃对他这样一个年轻诗人非常赏识，一直给予关怀和鼓励。在《个人印象》中，记录了阿赫玛托娃和以赛亚·伯林的对话，她说：“我们是以20世纪的声音说话，这些新的诗人谱写新的篇章。”并说：“他们会让我们这一帮人都黯然失色。”这里所说的“他们”和“这些新的诗人”中，首先包括布罗茨基。这时候的布罗茨基被捕正被流放，在偏远的荒野之地，接到这样的两支蜡烛，心情可以想象。

更何况这是两支什么样的蜡烛啊。布罗茨基回忆道：这两支蜡烛“来自锡拉库扎，极其的美好——它们在西方制造，透明的蜡烛，阿基米德式……”

我无法想象透明的蜡烛是什么样子，尤其是燃烧的时候形红的火焰升腾在透明的蜡烛上的样子，因为我见过的蜡烛都是白色或红色的，从来没见过透明的。我也不知道阿基米德式的蜡烛是什么样子的，只知道锡拉库扎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古城，来自那里的两支古典式的蜡烛，无疑是珍贵的礼物。对于正在

受难中的布罗茨基，其珍贵不仅在于感情的古典，同时也在燃烧的蜡烛给予他光明的希望。

对于没有大规模停电经历和体验的人，如今的蜡烛，只成为了婚礼现场和夜餐厅的一种情调的点缀，袅娜摇曳的烛光，美化或幻化着人们似是而非的想象。如果再稍微文化一点儿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蜡烛有心，和竹子有节一样，成为感情和气节的一种古老的象征；或西窗剪烛，成为一种情感与希望的期待。

蜡烛，对于俄罗斯人，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人们而言，曾经是珍贵无比又痛苦无比的回忆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，全城停电的夜晚，萤火虫般点点闪动的微光，蜡烛不仅照明黑暗，也辉映着炮火的闪光，曾经刻印进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中和诗人的诗行间，也刻印在那一代俄罗斯人的记忆里。

蜡烛，在阿赫玛托娃那里，也曾经是诗的一种意象。记得在《安魂曲》中，她写过这样的诗行：

蜡烛在我的窗台上燃烧，
因为悲痛，没有其他理由。

这是只有阿赫玛托娃和布罗茨基那一代人才有的记忆。蜡烛，便不止于诗的意象，而成为生命中的雪泥鸿爪，一个时代的抹不去的印迹。蜡烛无语而沧桑，燃烧着一代人的悲痛，这样的诗，便具有了史诗的意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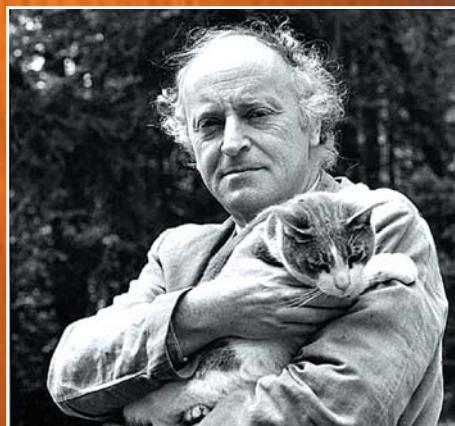
在遥远的流放之地，接到这样两支蜡烛，便和岁月静好的平常日子里，意义不尽相同。莎士比亚的台词说：“人变了心，礼物也就变轻了。”同样可以说：世道变了，人心始终如一，礼物也就更显得重了。

于是，事过经年，这两支蜡烛的细节，晚年的布罗茨基记忆犹新。

往事重忆，旧诗新读，别有一番滋味。尽管时代背景不同，但在灾难之中普通百姓所遭受的痛苦是相同的。“因为悲痛，没有其他理由”，真是痛彻心扉，燃烧的蜡烛，便燃烧着我们共同的心。



阿赫玛托娃



布罗茨基



【人生随想】

小朋友的『明日隔山岳』

□火锅

疫情期间带着儿子荷包出门，发现他总能看到在路上走的每一个小朋友，是的，每一个。“这个小朋友应该是几年级的，那个小朋友可能是哪所小学的。”叽叽喳喳在我耳边说个不停。在我看来小朋友和其他的人类没有什么区别，但他却总是固执地把小朋友从人类中分辨出来，作为他的同类格外地注目一下。有一次我们俩去楼下拿团购的东西，有另外一个男孩奉妈妈旨独自下楼来拿。荷包帮我拎了东西，边走边对我说：那个男孩我以前见过的，刚才他用眼睛和我打了一个招呼。

我就站在一边，然而却完全没发现这地下党接头一样的动作。

最近几天带荷包去爬山。山脚下有一家单位，门卫的小房子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暖和的缘故，矮矮的屋顶上面总是匍匐着几只野猫，有两只纯黑色的，非常酷，只是几根白须让它们看起来有点漫画的喜感，破坏了那近乎冷酷的威严。另有一只黑白奶牛猫和一只狸花猫，这四只猫形影不离。有一次在这里遇到夫妻俩遛一只小小狗，它愉快地奔跑着，跑得实在是太夸张了，像花样体操运动员，仿佛要飞起来啦，摇头晃脑，看样子实在是憋坏了。但它一旦看到流浪猫，虽然距离还远，体操表演却戛然而止——它焦虑而好奇地踌躇不前了。那慈爱的主人于是抱起小狗去看猫，猫们看到这被人类宠爱的生物，露出不屑，然而思忖再三，终于还是逃跑了。人类怀着自豪和骄傲坚持把小狗放到屋頂上，但它只走了几步，就被那流浪和自由的气息吓得寸步难行，几乎是用膝盖跪地的姿势打着哆嗦挪回到了主人的怀抱里。我和荷包笑曰：“你看！你看！它吓坏了！”但护子心切的主人认为这是对小狗的不尊重，眼睛看着天，像自言自语那样辩白说：“我们平时根本不害怕猫，最近出门太少，见得少罢了。”下山的时候又有一个狗主人满足自己那灰白色的丁丁狗的要求，抱着它去“看猫猫”。猫们这次威严地站起来，弓着身体，炸起毛，瞪视着狗狗，发出威胁的呜噜呜噜的声音。于是，狗狗在主人温暖的怀抱里打起哆嗦来。

其实我写猫猫狗狗，不过是想说，小动物们总是能够发现另外的小动物。尽管它们都在人类社会里讨生活，然而它们总还是人类外的另一类，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一起的。就像荷包总是能够发现小朋友。这说明他自己的心理认知，是把自己划在“大人”之外的。他心里“大人”和“小朋友”的区分，像马克思理论里的阶级一样分明。小朋友们需要和小朋友们在一起，然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荷包起码有两三个月没有和小朋友在一起了。我猜想

这一定是个很厉害的痛苦。然而小朋友们不善于注视痛苦，他们总是很轻松地让它溜走。等到他们丧失了这个让痛苦溜走的本领，他们就长大了。

怀着对小朋友们的想念，他开始一点一点给我讲平时没有时间告诉我的学校生活的事，但是讲完了他还是很有尊严地宣称：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你，有一些故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是的，妈妈能了解其中的一点点就倍感荣幸了呢，真的。

有一次用iPad上课的时候，班级的QQ群不停地闪烁，群名非常狂野。荷包很烦恼，我主动说：我帮你改一下设置就好了。荷包很警惕地监督着我操作，看我是不是要偷看他的群，然而发现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又觉得没趣，主动邀请我进去看一看。总之，这个群里有许多狂野的ID，说着狂野的话，互相甩着狂野的表情包。我看了一会儿，装作见过世面不以为意的样子关上了小窗。要知道，我刚刚一一欣赏过他们班的官方QQ群里，每个人坐在沙发上观看某抗疫节目的照片，那可是要多乖有多乖哦。

荷包对英语书里的每个小朋友和小动物都如数家珍：吴一凡是个书呆子，缺乏运动；陈洁是个小大人，像个女干部；所有的小朋友从来不换衣服和发型。有一次还大呼小叫地跑来告诉我：都三年了，才发现小松鼠Zip是个“she”，竟然是一个女松鼠！这个学期，似乎连课本里的小朋友们都更寂寞一点。他们六年级的英语书最后一个单元里有一段对话，孩子们在翻看以前的老照片——

约翰：真好笑，迈克！你穿着一件粉色T恤衫。

迈克：是的，但是我现在不喜欢粉色了。

陈洁：我们现在都不同了！

是啊，他们现在都不同了，小学这六年变化太大了。他们刚上一年级，放学的时候男生女生手拉手走出校门的那一天还在眼前呢，现在就要毕业了。他们这辈子相处时间最长的这个集体，要分开了。1月份期末考试结束高高兴兴道完再见的他们，绝对不会想到“明日隔山岳”吧？等再开学的时候春天都过去了，时间转瞬即逝，要怎么珍惜才可以呢？

我家小区没有篮球场，隔壁学校有，但是早就封锁了。有一天，我们惊喜地发现，千佛山南门的停车场居然有一个篮球架！虽然篮球筐连篮板都没有，还东倒西歪的，都斜成平行四边形了，但荷包还是欣喜若狂。他一个人在下面拍球、模拟抢断、投篮，玩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舍得走。蓝天绿树中一切寂静无声，只有篮球和地面相碰的“砰”“砰”“砰”。

“我太心满意足了，虽然一个小朋友也没有。”

疫情期间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辛苦了。